

陸繇陸抗傳 吳主太子孫登孫慮孫休孫奮奮傳

賀正全琮呂岱周魴鍾離牧傳

潘濬陸凱陸凱傳

是儀胡綜徐詳傳 吳軌勳煒趙濬傳

諸葛階滕滕孫峻孫峻林濤濤歸興傳

王蕃樓玄賀正正晡晡華華西敷傳

三國志

卷五十八至卷之六十五

吳書十三

三國志五十八

陸遜傳第十三

子權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

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郡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

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

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

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

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

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

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

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

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

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峙豺狼鬪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

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
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
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
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
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
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
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
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
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
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
不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

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
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
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
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
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
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
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勲足以
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茂以尚茲聞徐晃等步
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猥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
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
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
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

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脫走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眾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甄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

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顧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諸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

政隆曰不可太平御覽作不行

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
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
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
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于也今住已久不得
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
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
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
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鞞
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
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
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悲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

政證曰才略宋本作方

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
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
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畧大
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
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
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
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
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
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
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
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
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

改證曰推算宋本作推算

改證曰孫飭當作周飭
傳明載為鄧陽太守
朕七條以請曹休事

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五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請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眾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主事上執鞭自司屈膝莫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鳴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阿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

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虜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相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窠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

齋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關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臣松之以為遜慮係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已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犯舟船則無復餘人休惕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介自相傷害存賊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川兵之道既違天律之凶宜應其祥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

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

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臣松之以為此無異

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

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遜式

兼領

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

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

密呈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

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史士不復親附遂以

免罷

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蓋其常事使遂式得罪代者亦復知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自足虧損雅慮尚為小詐哉以斯為美又所不取

六年中郎將

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

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

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

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濟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

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感容又不

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略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天同盟所哀聞其子心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取玷終爲顯一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玄才辯有計術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

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敏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

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磬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

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天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

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督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

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悒念至情慘
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
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闖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
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
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
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
之威而與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
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
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
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
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

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
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
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
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
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
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
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
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
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
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
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
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

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
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
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
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
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
欲追之而慮闔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
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
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闔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
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
歡心晉陽秋曰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
服之予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嘗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
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
餘糧糶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川宜告而與也河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

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
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
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
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又淪沮詐馳於當塗權畧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
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
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
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
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彼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
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畧思五
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綱以羅強吳明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平江表
故能德音悅暢而疆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過敵木言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
晉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
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觀行斯道以俾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
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
固信義感於寇讐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相詐以危賢徇已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闔服之而不
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厄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
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
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
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
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殛或圮族

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各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千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蹙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二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

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于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前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深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

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大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僞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於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梓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騎旅單官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眾亂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為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眈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竝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復關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擢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事亦竝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權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

吳書十四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三國志五十九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人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衛等衛道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

吳錄曰慎字孝微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士

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其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敬
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鳳皇三年
卒子耀嗣去丹陽人衛南陽人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
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
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琮作賓友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
微則顧譚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
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權遷都建業徵
答不為恪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

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
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
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
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
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
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
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
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僕過於禮制臣竊憂

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
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
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
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
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
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
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
待之如凡庶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
有欲讓之心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
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
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天折
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

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
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
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
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畧博達器
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
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
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修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
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
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官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
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
眾眾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
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

臣詳擇時宜博采眾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
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
據呂岱吾粲闕澤嚴畷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
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
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烏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
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
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
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
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諡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
年改葬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
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眾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起皆見殺英實不知

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其次卽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慧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郵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隱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

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衛使中

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

年十九闕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頴張純封備嚴維等皆從

容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玉珍異之賜諸子莫

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階但不得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 張純字元基教之于吳錄曰純心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權擢爲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

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

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

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

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

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固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潁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

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與粲遂下獄誅

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

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

秩宜異於是分官別寮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所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爲袁紹劉表謂尚琮爲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者稱爲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揚笠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霸實無聞而和爲今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爲不善衆美皆亡耳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

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

無事念念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

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

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

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冕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冕志臣社稷忠諫忘身封冕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尚書僕射冕汝南人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冤之吳書

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

全公注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主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

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

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

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

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

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即祚其年追諡父和曰文

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

陽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

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翊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

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

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此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

色如平生曰皓悲嘉涕淚悉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

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獻歎悲感

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

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

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

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翊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觀出擊大破之但

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之母子皆死俊張

承外孫聰明辨惠為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

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

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

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
基頃聞二宮竝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
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
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
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旣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
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
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官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
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
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
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
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
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
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
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旣
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
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
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
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
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
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
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
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卽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
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薨

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强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預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旣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綺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綺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

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
 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
 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戕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
 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
 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
 為章安侯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奉可就拜為侯
 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
 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書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
 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
 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
嫁娶奮上表乞自此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于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主求活無豫國事乞馮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右好善之姿規自砥
 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奮奮不遵軌度固取
 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書十五

三國志六十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

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寧長

少為郡吏守郟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

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

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

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

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治候

官長商升為助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

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

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

疆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疆稱會稽太守賊盛兵

水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
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
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
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
洪明洪進苑御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
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千軍討漢
興經餘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楊松長丁蕃
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
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
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
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
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黥歙時武彊葉

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
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
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
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
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
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
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
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
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
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
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提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
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
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黥歙凡六縣
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

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

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

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

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

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

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

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

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

戰徐盛被創矢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二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人地願以此為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惡謹以勉心非但書諸紳也

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

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十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

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

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為拒會洞

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

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

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

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

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為斬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

質權以為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

丹等襲斬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眾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在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

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

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

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

上也稟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為子路問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媛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

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

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

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

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

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復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

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賜華亭

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

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

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

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

之於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

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

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靡節蓋曜

下有餘萬本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

士以為榮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

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

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

為琮有大臣之節也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

敢微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竝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士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

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十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塞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卽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瑒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瑒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瑒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洧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

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人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旣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徽外扶南林邑堂明諸土各遣使奉貢權嘉

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

于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會武陵蠻夷蠢動

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竝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資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畧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旣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竝在武昌故督蒲圻項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

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
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
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
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頑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
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
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
知上馬輒自超乘不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
周易有之禮言恭德音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
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
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
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
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
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
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
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
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
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禭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
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
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
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
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
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

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微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寔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媼不復厚雖或楚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

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
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奭治安陸城修立即閣輦貴運糧
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
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
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
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
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耆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
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齋牋託叛爲辭
自語心計不宜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
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
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
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
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
信一齋教還教還故常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
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
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
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
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
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
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
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
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
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
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

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
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
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濬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
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
變其鑿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
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
此郡民大小歡喜竝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
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
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
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
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
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
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
啓事蒸仍乞未罪怪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
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輪展
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
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
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
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
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
知無古人單復之術加卒奉大畧公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
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
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
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

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

合眾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頗有

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

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

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徐眾評曰夫人臣

塗然各有分也為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賊帥

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竝受其害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吾祭唐咨

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

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

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

竝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虞相晉書曰處入

河渾糾不避囑禦齊萬年反以處為建威將軍西征眾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

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為遲訥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

十餘畝臨孰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

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

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僕為民主當以

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墾

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

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

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徐眾評曰牧齒長者之疑問者曰如牧

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

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為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

札凶淫放恣為百姓所苦

秦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為遲訥駟

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

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

十餘畝臨孰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

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

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

僕為民主當以

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墾

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

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

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徐眾評曰牧齒長者之疑問者曰如牧

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苛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

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畧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眾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

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寔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還守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

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西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

錢氏大所曰發當作陵漢陵縣名屬涪陵郡通繼作涪陵蓋涪公所見本下誤

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

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

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

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

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

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

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

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

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

副因為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沉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情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睢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

陳氏景雲曰留平衍建字此因
工有建乎字而後出也留平
見旅休傳平以永安六年以
平西將軍率眾圍巴東數
月乃還則平之經信陵若應
矣

何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
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
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為尚
書郎弟徇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

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畧
各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狗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徇領水軍督臨
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逞外禦卑詞魏氏凡
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畧多
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姦子
獲譏毀名云

吳書十五

三國志卷之六十一

三國志六十一

吳書十六

三國志六十一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
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

而貴異之由是
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

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

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

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
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

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中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
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

近以手中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佃誘導諸
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佃

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佃昔嘗爲
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

將五千往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吳書曰丙亥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
丹陽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

為九江太守後轉吳郡
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
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竝以德義文

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為妃江表傳曰權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射維濬諫權

為黃武五年卒權甚怒權之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射維濬諫權

曰相與別後時時整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維非急弦絕括遷

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維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維

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

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

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厲有名勢在所所不可聽也權從之

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各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曲竟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

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于者亦與周旋饋餉之

濬聞大怒疏責翁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

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

圖叛誅夷眾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於

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於以啓權權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

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琬表以示於濬而召琬還免官

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

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

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玄曰得無潘太常得

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玄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

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

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

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

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

咎責躬因諫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

昌侯孫慮

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

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察州里誰當復相代者

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

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眾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

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

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慈於零陵斬慈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

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

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迂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

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上地實危險而墻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臣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與彼康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旣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

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臣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

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
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
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
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
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
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
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
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曰忠勤或姿才卓茂皆
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
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
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
剛器幹疆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

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
之衝要宜選各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
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
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
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
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
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起逆將有陰
謀皓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兵以圖之今選曹
自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整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
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宜凱言平語禕曰
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殺止連從荆揚來者
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
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
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

指適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
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
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徒乎凱上疏曰臣
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
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思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
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
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
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
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
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
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
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

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
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
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
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
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
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
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
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
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
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
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
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

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
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
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竝展所陳
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
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
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
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五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
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
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
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
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
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

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竝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
不拘卑賤任之邾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
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
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
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
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
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
景帝時交阯反亂寔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
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
咸以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
轉迎新送舊紛紛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

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備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終立敢諫之

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上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為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者意意者情至吏曰欺民民難信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聞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復樂股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若比于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結始起官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頓頌大趣然未合鄙意如倚臣拜紙詔伏讀所冀所以勤勒教誨天下始靜晏駕早勞之費民有彫殘之損以備有虞且始徒都屬也臣聞為人主者懷災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平夫與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不喪身覆國宗廟作陛下之象也臣下離離念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此乃子離於此

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有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恐惻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眾心比當就功猶陳三平當比之待寇也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

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

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觀觴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

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徵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胤之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項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胤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之後為衡陽督

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為

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

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

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城清泰就加安南將

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

陳氏景雲曰左當作在如
王祖從兗州轉在徐州張
飛從宜都轉在南郡是
也

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
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
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
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
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
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
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眾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眾皆脅之
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實帶殊俗寶
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
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
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眾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
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為柴桑督楊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
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
胤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書十七

三國志六十一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

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

氏族故曰非之以上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

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

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

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

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

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

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

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

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

及古閣

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竝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終行當嚴殺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邪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宋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懼讒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一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相諸

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

野不能究盡其意思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于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

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其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竝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

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
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
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
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
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
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
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
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
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
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
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
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
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畧素不下人
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
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
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
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
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
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
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亦實
天日是鑿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
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縣
縣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

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

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

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眾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上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孫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普見責自殺據禁

陳氏景雲曰志凡不傳而附見他傳者雖有事所可稱評中皆不及之詳附錄傳而詳乃以是儀徐詳胡綜等且詳通使曹心惟一見孫權傳中如評所言則詳數使命觀評中先詳後綜則非附見綜傳者甚明意詳當自有傳在綜傳之前而偶逸之今綜傳後數語則出自孫人附益也據江表傳詳嘗以持中偏將軍為節度官掌典軍權亦可略見其詳略則無從致證矣

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畧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椽椽之佐乎

陳氏景雲曰志凡不傳而附見他傳者雖有事所可稱評中皆不及之詳附錄傳而詳乃以是儀徐詳胡綜等且詳通使曹心惟一見孫權傳中如評所言則詳數使命觀評中先詳後綜則非附見綜傳者甚明意詳當自有傳在綜傳之前而偶逸之今綜傳後數語則出自孫人附益也據江表傳詳嘗以持中偏將軍為節度官掌典軍權亦可略見其詳略則無從致證矣

吳書十七

蜀川中圖書
氏書館藏

三國志六十一

吳書十八

三國志六十三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曰：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

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
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
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
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
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
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
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
要語權權由是恨之英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
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
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
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
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

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勝同

邑相善勝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勝曰與汝偕死

勝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

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

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

怒欲便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竝良久權

意釋乃免勝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

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會稽典錄曰勝字周林祖文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

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

卒無所得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曰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

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三國六十三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
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
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
以問惔惔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
時邊鴻作亂卒如惔言惔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
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惔亦寶愛其術不以
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
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
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
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
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

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
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
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
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
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
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騰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
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騰他日齋酒具候顏色
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
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
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
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
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騰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

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算作

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

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間

居無為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

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

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

術絕焉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立陳梁甫能書甫恨道並恨峻象斯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基

莫與為輩宋壽古夢十不失一曹不與善畫權使畫屏風談落筆點素因就以作題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蠟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停達八人此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也

居干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暑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鑿來事雖碑竈梓慎其猶病諸况術之下此者乎吳史

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觀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

客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觀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豐豐成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絲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

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

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與流播

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况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蹟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

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 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破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洲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

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从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自火術吳主身臨試

之積積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菽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菽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覘視者得一

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凡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覘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

但見一頭白鶴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

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

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塘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塘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

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餽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三國志六十四

吳書十九

三國志六十四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

道藝竝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

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

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

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

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

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

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

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

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竝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
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
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廢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

皆此類也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
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

鳳皇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已而已又問卿

馬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已而已又問卿
何如勝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知胤廻籌轉策胤不如曰恪嘗獻權馬先錫其耳范嶺時在坐

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幾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
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

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
自以坐中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權甚異之

未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權甚異之

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江表傳曰
權為吳王

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川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問恪代詳書與
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恪至

尊轉之遜以白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

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

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

白首於林莽遁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

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獲狄之騰木也

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蠡至敗則鳥

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

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

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檠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

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

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
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
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

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
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
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
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
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
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
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
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埽兇慝又充軍用黎蔭
稂莠化爲善草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
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
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
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
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
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
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
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
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
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
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
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彥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
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
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
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方便可獎就騁其所任

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畧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
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
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
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已不能
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
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
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
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
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
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
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
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

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

峻屬以後事

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
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

等見卧內受詔林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感
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
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
法今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

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

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

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竝受殊恩非

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

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

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

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

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遺

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峽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是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

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俛身緣遏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没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

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攻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

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

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
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
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
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
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
欲相吞卽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
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
其爲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
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
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
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
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
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
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
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
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
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
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
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
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
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
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
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
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

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
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疆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
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
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
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
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
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
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
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
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
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
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
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
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
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
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畧民人而諸將
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
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
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
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
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
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
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
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

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
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
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
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常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
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
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
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
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
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
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
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
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

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
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
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
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胤曰卒腹痛不任入
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
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
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

酒

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
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

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
微勸便爲之冒禍乎吳歷爲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

曰有詔收諸葛恪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非我所爲乳母引亮還
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爲峻欲稱詔

宜如本傳及吳歷
不得如吳錄所言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

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

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

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况呂侯國之元首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其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環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叢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竝而載之可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箴鉤落於何相

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

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華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

而箴束其胷投之於此岡英錄曰恪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

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

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

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

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

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

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

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

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

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竝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

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

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凌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

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

劫眾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

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對萬言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憐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

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

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

求之於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各其勲績者博士盛沖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冲

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疆盛河

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

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吳錄曰友有唇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

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嘽子直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楊太守年三十三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

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

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

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立能治

身厲行爲人白哲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

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弱冠尚公主年二十起家爲丹楊太守徒

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

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

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畧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

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

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

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

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

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吳書曰胤能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爲散騎侍郎恭

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

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

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

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

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胤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議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

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

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

死二年魏將母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

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

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

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雄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躓在閭巷之間存

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問贊乃以刀自割

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旣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之聞之請

三國六十四

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獲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軍重先還魏將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日緩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塞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眾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眾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為大將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懋等欲因會殺

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饑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懋

孫懋字子通與峻同祖懋父綽為安民都尉懋始為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

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懋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懋懋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懋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懋懋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文士傳曰華融字德純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慈山下有華德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儀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謂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胤顏色不變譚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懋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懋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以為孫

風比曉據不至懋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以為孫

緜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緜意出鎮武昌豈徒
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緜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

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
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緜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
王惇謀殺緜緜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
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
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
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
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緜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
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
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
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
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

盡焚異資糧緜授兵二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緜斬之於鑊里而
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緜旣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
莫不怨之緜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
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
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緜乃推
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
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緜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
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緜亮妃緜從姊妹也以其謀告緜
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

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

密謀曰孫緜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
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令規取之卿父作
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緜所領皆
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其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旣不曉大
事且緜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緜夜
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鞭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

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
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慧勢當先與紀謀
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
漏泄有白於事為詳矣

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
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繇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

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繇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
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

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繇微立琅邪王休繇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

休曰繇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

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

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

五千餘枚以作戲具宋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

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

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

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

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

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

以帝為曾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佳道側繇遣將軍孫耽送

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繇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

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

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

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裴謚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

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

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

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
諭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

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係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繇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繇分省文書或有告繇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繇繇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管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吳歷曰繇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

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

將軍魏邈說休曰繇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繇

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繇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繇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辰臘會繇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繇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繇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繇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繇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繇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繇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繇首令其衆曰諸與繇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繇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繇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繇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繇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

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

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

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即

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

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

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

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

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

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

青州牧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

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錢氏大昕曰興為丞相何緣更加侍郎此少誤也宋本作中郎亦不可據陸瑁此蓋傳中之誤陸瑁傳言興弟思為御史大夫復加侍中即此也丞相與御史大夫為兩府官

加侍中此其濫也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畧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修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絀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書三十一

三國志六十五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

休卽位與賀正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

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

萬或同官或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

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迂意積以見責

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

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

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

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自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卽於殿上斬蕃出發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齒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或既為左丞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照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

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驚蹇之資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
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耳吳錄所言為乖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

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怒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徒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漸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位與王蕃郭連萬或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

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遊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矜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之據到交阯

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

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玄煇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宜詔殺奕玄陰知之謂奕曰

當山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驛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

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

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

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

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於賢表善

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

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

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

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

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

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

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

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

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

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

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

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

帝舊臣偶有逆迂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

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

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

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

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
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
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
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
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
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
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
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
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
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
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
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

政證曰如是之是疑作定指
上何定也

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
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
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
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
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
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
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瞻朝夕出當鋒
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
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
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
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
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

政證曰宣時之時宋本作特

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
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
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
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
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
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
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
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
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
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
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真正親近所憚
乃共譖邵與樓玄誘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

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干所

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

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胤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

政證曰石沐之沐元本作沐晉書亦作水

才除陽羨武康令顯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峻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已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節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否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為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亦合眾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勳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大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諡曰穆循諸所著論立傳於世子隰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

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

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

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

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
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
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
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
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
困不易其素是以下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
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
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
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弊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
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
也至或賭及衣物徙基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
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鄩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

兼士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
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
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
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
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
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
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
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竝鶩博選良才旌簡髦俊
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
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
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
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賀博奕矣假

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
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
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
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
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
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懼曜侍講
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
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
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
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
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
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

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
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
賜茶菴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
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
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
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
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
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毫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
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
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
合異同采撫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
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

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矐與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矐矐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黥污被問寒戰形氣訥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震連上疏救矐曰矐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間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矐矐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矐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矐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矐者

疏證曰宋本無運字表識作表識

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矐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乂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矐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矐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矐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矐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矐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疏證曰闕元本作闕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人為
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聞聞賊眾蟻聚
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
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
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
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
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
是時盛夏興工農守竝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
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
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
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
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

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
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
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眾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
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
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
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
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
棄萬國自是之後疆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眾議忘安存之本邀
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
創夷之遺眾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
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
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

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屠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
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
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
虜窺箭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
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
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
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安版築之役應
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
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
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
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
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諫忝近署不能冀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

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
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
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
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
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興駕遷住門行
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
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
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
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
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
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
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與事不討日月

滋慢若悉竝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
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
如此官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
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
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
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
世戒備如此況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沉沒
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
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
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
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
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悞悞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

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
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
聞之及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
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
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
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
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
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
委舍佃事違赴會日定迭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
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
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
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

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令吏

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

錢氏大所曰案馮休字
古作馮本讀如蓬後轉
為扶風切此文以馮與庸
陸中風崇重融字為韻
馮翊之馮庸人亦入東韻

瑣是憲慈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負闕山崇滋潤舍垢恩貸
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
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
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
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
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
胡冲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
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
理得免為幸耳

吳書二十一

薛瑩字世衡

薛瑩字世衡

三國志六十五

封